

■ KE HUAN ZHI LU | 美 | 詹姆斯·冈恩著 郭建中 主编

科幻之路

(第六卷)

时光永驻

SHI GUANG YONG ZHU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6

主 编
(美) 詹姆斯·冈恩
郭建中



时光永驻

科幻之路（第六卷）

作者：〔美〕詹姆斯·冈恩 郭建中 主编

出版发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643千字

印张：26.75 插页：4

版次：1999年6月第1版

印次：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95-1746-8/I·319

定价：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中文版前言

〔美〕詹姆斯·冈恩

科幻小说也许是美国特有的一种文学，但它也大量地被介绍到其他国家。科幻小说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一殊荣为英国和法国所分享。英国的玛丽·雪莱在1818年出版了《弗兰肯斯坦》，该书被誉为第一部科幻小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从1863年起，创作了《奇异的旅行》和《气球上的五星期》，并在18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地心游记》。我听说，在中国被介绍的第一位西方科幻小说家，就是儒勒·凡尔纳。

在玛丽·雪莱和儒勒·凡尔纳之间，出现了一些美国作家，如埃德加·艾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这两位作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写了一些类似科幻小说的作品，尽管坡对凡尔纳产生过影响，但不论是坡，还是霍

桑,还不能算是美国科幻小说的奠基人。事实是,一位名叫雨果·根斯巴克的来自卢森堡的移民,于1926年创办了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异故事》。该杂志为科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家杂志上,他们对变革和未来进行辩论,对科幻小说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进行讨论。

随《惊异故事》之后,1929年出版了《科学奇异故事》(后不久就改名为《奇异故事》)。1930年又出版了《超级科学惊奇故事》。在《惊异故事》中,雨果·根斯巴克首先把科幻小说定名为“SCIENTIFICTION”,即“SCIENTIFIC FICTION”两个英文词的合成,可直译为“科学的小说”或“关于科学的小说”。后来,他又在《科学奇异故事》中改名为“SCIENCE FICTION”,直译应为“科学小说”。^①1937年,小约翰·坎贝尔受命任《惊奇故事》主编,这为科幻小说的美国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约翰·坎贝尔先把《惊奇故事》改名为《惊奇科学小说》,后又改名为《类似》。他是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带头人。

以上提到的有关科幻小说发展的史实,在《科幻之路》中都谈到了,我就不再在这儿赘述了。但正是美国的科幻杂志确立了科幻小说的标准。而且,美国确立的这一科幻小说的标准被认为是正宗的,也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其原因是,有关科幻小说的一些概念,正是在科幻杂志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其他国家,科幻作家之间很少有联系,他们的创作只是作家个人的行为。个别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也许闪烁着智慧的灵光或深邃的见识,但这些小说怎么也不能与美国的科幻小说相比。只

^① 鲁迅先生就是采用“科学小说”的译名的。

有美国的科幻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标准科幻小说的地位。

科幻小说的美国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科幻小说是西方文明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的变革力量所作出的反应。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在美国,殖民开拓的事业永远给开拓者带来新的希望,使美国人对变革总是抱着一种乐观和欢迎的态度,因而这种反应就特别强烈。历史悠久、传统古老的国家,也曾把一些变革的思想表现在小说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因而,这些国家的小说总带有一点悲观主义的色彩。而美国,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每一个经历工业化强大冲击力的国家,都像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整个社会奋发向上,激励进取。人们不是把科学技术的变革看作是对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是看作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机会。民族性不一样,反应可能也不一样。因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工业化的到来迅猛无比,且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但基本情况没有改变,即科学技术是变革的工具,科幻小说是变革的文学;科幻小说唤起了人们关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人类对变革所作出的反应,并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

《科幻之路》前四卷主要追溯了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发展的轨迹,从其最早的原型直至当代一些代表作。前三卷是以历史年代安排的,回顾了科幻小说发展的道路,从最早的旅行故事,包括月球旅行记,经历了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罗伯特·海因莱恩发展的科幻小说的新方法、新市场,直至乔·霍尔德曼的硬科幻小说。第四卷突出了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手段,从1950年开始,经历了埃德·

布赖恩特“作为科幻小说的文学”的时期和格雷戈里·本福德“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时期。

《科幻之路》第五卷，是英国科幻小说。从这一卷开始，追溯了科幻小说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道路，第五卷描述了英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像追溯美国的科幻之路一样，也从其最早的代表作开始。英国的科幻小说是在英国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表现了英国人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因而有其英国特色。第六卷是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在我写这篇前言时，这一卷尚在编辑中。此卷主要考察了非英语国家的科幻小说及其各自的民族特征，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科幻小说。

《科幻之路》在中国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科幻小说是一种变革的文学。我意识到，我自己也为科幻小说所改变。我认识的科幻小说界的朋友，也都为科幻小说所改变。我认为，对想从阅读科幻小说中获取知识的读者来说，了解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要想从阅读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中获取知识，都应了解其起源和发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阅读作品，越多越好。今天，《科幻之路》能放到中国读者的手中，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经历，因为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且，目前正经历最巨大的改革，以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

用中文方块字出版科幻小说，对我来说与科幻小说本身一样充满了惊异之情。但我完全相信，科幻小说的力量完全能跨越语言的障碍和民族的隔阂，使全人类成为一个民族。我也知道，《科幻之路》的翻译工作，由我的好朋友和同事郭建中教授主持。他在 1983 年夏应我之邀，特地来堪萨斯大学出席了我举办的科幻小说讲习会。讲习会的主要内

容之一就是研讨《科幻之路》前四卷中的作品(当时第五、第六两卷尚未着手编辑)。故郭教授深得这套书之精髓。他又是翻译科幻小说的好手。由于他在传播科幻小说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于1991年授予他世界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因此,我对《科幻之路》中文版的出版感到特别高兴。

欢迎阅读《科幻之路》!通过阅读,你们可以到宇宙中任何想去的地方!

写于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1995年12月15日

(郭建中 译)

关于詹姆斯·冈恩和他的《科幻之路》

郭建中

詹姆斯·冈恩，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编辑和评论家，堪萨斯大学英语教授，该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中心主任。他1923年诞生于堪萨斯市，二次大战中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就读于堪萨斯大学，并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在该校获新闻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堪萨斯大学和西北大学搞过戏剧工作。此后在母校担任编辑工作和公关工作，并获得这两方面的国家奖。他因文学上的成就获得拜伦·考德威尔·史密斯奖；因教学上的成就获得埃德华·格里尔奖。

冈恩教授从1948年开始写科幻小说，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论述科幻小说的。因此，他一直是一位学者型的科幻作

家。他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1971—1972)和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1980—1982)。他经常应邀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科幻小说年会上发表演说。他也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赴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演讲,足迹遍及丹麦、冰岛、日本、波兰、罗马尼亚、瑞典、新加坡、南斯拉夫、前苏联和台湾。

作为科幻小说评论家,他获得了几乎所有有关科幻小说的各种奖励。1976年,他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颁发的“朝圣奖”;同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授予他的《另一个世界:插图世界科幻小说史》以“特奖”。他的专著《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基地》获1983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科幻小说成就奖”(即“雨果奖”)。1992年,他又荣获“伊顿终身成就奖”。1978至1980年之间以及198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约翰·坎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每年评选出当年最佳科幻长篇小说,授予作者“约翰·坎贝尔奖”。

作为科幻小说家和编辑,他至今写了80余篇/部科幻小说,共19本书,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他陆续编辑了7本科幻小说集。1988年,他主编出版了《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他创作的4部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剧,由NBC电台播出。1959年,他的《黑夜的洞穴》被改编成电视剧。1969年,他的长篇小说《长生不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成为ABC电视网“一周电影”的节目。次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每集播出时间长达一小时。他著名的小说除《长生不老》外,还有《倾听者》、《校园》、《快乐制造者》和近著《危机!》等。

他所编辑出版的科幻小说集,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当推四卷集的《科幻之路》了。这四卷分别出版于1977年(第一卷)、1979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和1982年(第四卷)。集

子一出版,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中开设科幻课程的标准教科书,并不断再版。最近,他又续编第五和第六两卷。一卷是英国科幻小说,回顾了英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历程;另一卷是世界其他各国的科幻小说,从中可以窥见科幻小说在非英语民族国家中发展的概况。

与其他科幻小说集相比,这套集子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所选作品均为已有定评的各时期科幻名家的代表作,并且按历史发展的轨迹编排,使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二是每卷都有编者詹姆斯·冈恩教授撰写的长篇前言。这些前言合在一起,就是一部简要而完整的世界科幻小说史,使读者对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三是在每篇作品的前面,都有编者撰写的简介,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作品在科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均有言简意赅的说明,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所选作品。这对中国读者理解这些科幻经典之作帮助尤大。读者读完整套《科幻之路》,将对科幻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有较全面、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詹姆斯·冈恩教授在专为中文版《科幻之路》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对想从阅读科幻小说中获取知识的读者来说,了解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要想从阅读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中获取知识,都应了解其起源和发展。”因此,阅读这套科幻小说选,读者不仅能获得欣赏科幻经典名作的享受,而且能获得有关科幻小说的丰富的知识。

在阅读这套《科幻之路》之前,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也许有必要了解下述一些事实。

一、如前所述,所选作品都是已有定评的科幻经典之

作。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有的固然以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取胜，可读性较强，但更多的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技巧见长。在科幻创作史上，这些作品在上述两方面或其中的一个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如汤姆·戈德温的小说《冷酷的方程式》（第三卷）就是一例。这篇科幻短篇，故事的线索较为简单，应该说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除了对偷乘飞船的姑娘的命运有一定的悬念外，谈不上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飞船上，主要情节是姑娘与宇航员的对话以及对他们两人的心理描写。但，正如詹姆斯·冈恩教授在其简介中所说的，这篇小说最能体现科幻小说典型的模式，因为小说涉及的主要是人性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科幻之路》第一卷的副标题是《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所选的是19世纪以前的作品。一般来说，科幻小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詹姆斯·冈恩教授之所以编这一卷，就是为了追溯科幻小说的源头。尽管严格地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只可能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能产生，但就这种文学样式而言，决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作品，尤其是较古的作品，与我们现在的欣赏观有所不同，加之古代的叙事文学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不论是就这些作品的内容而言，还是就这些作品的艺术性而言，今天读起来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阅读这些作品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正是这些作品中孕育着现代科幻小说的因素，使我们认识科幻小说发展的轨迹。

三、《科幻之路》的第四卷，选的是“作为科幻小说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的作品。也就是说，是一些艺术性较强的科幻小说。这类科幻小说，尤其是现当代的作

品,深受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和写作手法的影响。我们一般读者的阅读和欣赏这类作品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好在编者给每篇小说都作了简介,多少能为我们提供一些阅读理解方面的帮助。第五卷中一些现当代的英国作品也有这种情况。

四、编者选编作品的标准,与我们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可能不完全一致,因而与我们的欣赏标准可能也有一定的距离。然而,一般读者至少可以了解到什么是西方人眼中的所谓的“正宗”的科幻小说;另一方面,我国的科幻作家和有志于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青年,则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创作出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科幻小说。

今天,我们能将六卷《科幻之路》翻译出版,首先要感谢詹姆斯·冈恩教授的支持和帮助。我和冈恩先生已有十多年的交往。1982年和1983年他两次发函邀请我赴堪萨斯大学出席他主持的“科幻小说讲习会”。从此,他一直把我视为他的同事和好朋友。他对中国科幻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因此,我在翻译科幻小说方面向他求助的话,不论是解答问题,还是解决版权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1994年至1995年我在美国搞研究与讲学期间,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陈效东先生之托,与他联系翻译出版《科幻之路》的有关事宜。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还提供了刚编好的第五、第六卷的手稿。在我组织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不仅特地为中文版写了序言,还把最新的修改稿陆续寄给我,其中补充了直至当前的许多最新资料,也增加了几篇新选的小说,使这套选集从原来80年代初的基础上,一下子向前推进了整整十年!在我编译过程中,遇到不少语言、背景等各方面的难题,时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请教,他均一一详细作答,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其次,我得感谢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真诚合作。我特别赞赏他们为发展中国科幻事业的那种奉献精神和不为短期经济利益所引诱的魄力。他们一方面努力普及科幻小说,另一方面,则力主出高质量、高品位的科幻小说,以提高中国科幻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

我还要感谢所有译者的辛勤劳动和合作。他们中有的 是翻译出版过许多作品的经验丰富的译家,也有一些较为年轻的译者,他们的毅力和认真细致的作风是十分可贵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毛华奋教授、江昭明副教授、敖操廉副教授、吴国良副教授和我的同事白锡嘉和王丽亚两位老师。

翻译科幻小说有其特殊的难度。首先,译者得竭力跟上那些科幻小说大师纵横天地、驰骋宇宙的丰富的想象;其次,科幻小说的题材包罗宏富,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不少则为尚未证实的推断的科学,正如严复老先生所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而“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则殊非易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是确确实实的经验之谈。这六大册数百篇科幻经典之作,出自数十位译者,讹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我妻子陆平在我翻译编辑《科幻之路》的过程中给我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克服种种困难,才得以完成规模如此大的一项工程。我也要感谢我的女儿陆易,她虽远在大洋彼岸,但时时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1996,10,16 (初稿)

11,23 (修改)

英文版序

〔美〕詹姆斯·冈恩

第六卷《科幻之路》的副标题是“世界科幻小说”；此卷试图讨论科幻小说在非英语国家的发展史。很明显，要在一本书中探讨世界科幻小说史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一个国家，一本书也无法包揽其全部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如果该国确实有着丰富的科幻小说传统的话；更何况，一个国家的科幻小说史是应该由本国人编写的，因为他是在该国的科幻传统中成长的，就如我是在美国的科幻传统中成长的。本卷的任务是引导读者去认识其他国家的科幻传统。我们把这些国家的科幻小说收集在一起，以反映非英语国家科幻小说发展的概貌，并使读者了解，科幻小说并非是美国的“专利”。也许，我们应该鼓励其他国家审视自己的科幻传统，并使本国读者能有所了解。

《科幻之路》前四卷重点描述了美国科幻小说的传统，当然也没有忽视其他国家。第一卷中所收集的十九位作者，只有四位是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位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作家）。六篇作品译成了英语，包括伟大的法国科幻先驱儒勒·凡尔纳小说的两篇节选。前四卷中，每卷都有英国作家的代表作。在第四卷中，则收入了阿根廷作家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和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两人作品的节选。编写第五卷《科幻之路：英国科幻小说》，是因为我认识到在前四卷中，对英国作家的作品体现不够，同时也希望能反映英国科幻小说的特色。因此我决定专编一集英国科幻小说集。现在，《科幻之路》第六卷，正是想反映世界其他国家科幻小说的特色。

本卷的编排方式必然与前几卷有所不同。小说以国家或地区分类，对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写有简介，介绍该国家或地区科幻小说发展的概况，并对有关作家也作了简单的介绍。

本卷肯定算不上是第一本外国科幻小说选。以故编辑兼出版商唐纳德·A. 沃尔海姆生前一直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科幻小说很感兴趣。他于1976年编辑出版了《外国最佳科幻小说选》。甚至在更早的1970年，学者达尔科·萨温就编辑了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科幻小说集，取名为《另外的世界，另外的海洋》。英国作家、出版商兼书商马克西姆·雅库柏斯基于1979年编辑了《黄道20宫：国际科幻小说选》，但该书在美国没有再版过。世界科幻协会是一个致力于将众多国家的科幻作家、编辑、出版社和译者集合在一起的组织。该协会的三位前任主席于1986年出版了国际科幻小说选：《来自地球的故事》，由弗雷德里克·波尔和伊丽莎白·安妮·赫尔编辑；《企鹅世界科幻小说选集》，由布赖恩 W. 奥尔迪斯和萨姆 J. 伦德沃尔编辑。在英文科幻选集中经常能读到外国科幻作品，其收入数量以戴维 G. 哈特韦尔的《世界科幻小说宝库》

(1989) 为最。

以国别编写的外国科幻小说选集也不断地问世。戴蒙·奈特于1965年编辑了一本由他亲自翻译的《法国科幻小说》，雅库柏斯基于1977年编辑了《厄普西隆之旅：法国科幻小说选》。科利尔出版社于1962年至少出版了两部前苏联早期科幻小说选，即《苏联科幻小说》和《苏联科幻小说续集》。米拉·金斯伯格在1965年至1976年之间编辑了三本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它们是《通向艾雅的最后之门》(1968)，《最后的门槛》(1970)和《火星上的大气及其他故事》(1976)。罗伯特·马吉多夫在1964年至1969年之间编辑了三本名为《俄国科幻小说》的科幻选集。此外，C. G. 贝恩编辑了一本名为《漩涡：苏联新科幻小说》的英国版选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则制定了一个出版前苏联科幻小说的雄心勃勃的计划，1979年出版《苏联新科幻小说选》，1981年推出由弗拉基米尔·加科夫编辑的名为《世界的春天》的科幻小说选，还有《异星人，旅行者和其他陌生人》(1982)，《星星的歌谣》(1982)和《地球及太空某处》(1985)。该公司还出版了一批前苏联科幻小说的英译本。约翰L. 阿波斯托洛和马丁H. 格林博格于1989年编辑了《日本最佳科幻小说》，同年，吴定柏和帕特立克D. 墨菲编辑了《中国的科幻小说》。

一些外国作家的专集被译成英语，包括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作品。莱姆本人在与西伯里出版社和艾芬出版社的交往中受到优待，他的作品也由主译者迈克尔·坎德尔译成漂亮的英文。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几部专集也被译成英语，基里尔·布雷切夫的作品也有英译本。

最终，上述诸项努力因为翻译的高成本和读者缺乏鉴赏力的双重困难而举步维艰。虽然出版外国科幻小说的英译本费用更加昂贵，销量却要逊色得多。至少美国的读者经常发现这些英译本